

## 父亲肩膀上的元宵

雷华阳

又一年元宵节将至,大街上各种花灯开始闪耀,这是一个坐在父亲肩膀上看灯会的美好节日,承载着我温暖幸福的成长记忆。

小时候,每年元宵节街上的各家铺面前都会展示各种莲花灯、兔子灯、鲤鱼灯……我很喜欢看那些花灯。整个镇上所有的人都会去街上挤着看花灯,狭窄的老街上人山人海。小孩子挤在人群缝隙里是什么也看不到的,从3岁起,父亲就让我坐在他的肩上去看花灯。那时父亲的手劲儿很大,双手很轻易就能把我甩上肩膀,那时我总是很开心,咯咯地笑着喊道:“老马马肩喽!老马马肩喽!”(家乡方言)父亲的肩膀温暖、壮实、宽大,坐在上面特别舒服,父亲用双手抓住我的

腿,不时还会转几个圈,逗得我哈哈大笑。

坐在父亲的肩膀上看灯会,看到的灯会与在人群缝隙中看到的是不一样的。坐在父亲的肩上,所有的花灯尽收眼底,伸手就可以摘到马路两旁的橘子,闭上眼睛能感觉到呼呼的风,我像骑着大马的公主,好像整片天空都是我的了,神气十足。若是遇到耍龙灯时,我伸手就摸到龙头。要是家里经济宽裕,父亲还会给我买一个氢气球绑在衣服上,氢气球轻轻把我往天上拉扯,父亲高举着我,那感觉真舒服,简直快要飞起来了!

记得有一年元宵节,我们镇里邀请了县里的龙灯队去耍龙灯。那次龙灯耍了足足3小时,我一直坐

在父亲的脖子上,直到自己睡着,父亲就那样抓住我的双手双脚,让我趴在他的头上,在黑暗、崎岖的山路上摸索着把我“驮”回家。

元宵节坐在父亲的肩膀上看花灯,是我童年最快乐的事之一,是我的专利,即使后来有了弟弟妹妹,父亲也不顾他们的争抢,一直坚持只让我坐在他的肩膀上。直到我上了初中,个子和父亲一样高,不好意思再坐上父亲的肩膀,父亲的肩膀也渐渐弯曲了,我渐渐改为拉着父亲的手去看花灯。

后来我也长大成人了,有了自己的女儿,女儿一岁,我也把女儿扛在肩上去看花灯。一岁的女儿在我肩上坐了几分钟,我就疼得连头都抬不起来。周围全是人,只能

看到脚尖,其他什么也看不到,不到十分钟我就满头大汗。那时我才体会到父亲当年承载的重量,那些年扛着三岁、四岁乃至十岁的我是多么不容易。我问父亲:“爸,你当年把我‘老马马肩’好几个小时,肩膀不疼吗?”母亲抢着说:“你爸其实肩颈一直都不好,年轻时就随时喊疼,怕就是被你这个小丫头坐坏了的哦!”父亲笑着说:“疼啊,怎么不疼?但是为了让你高兴,当然只有忍着了嘛。”

父亲肩膀上的灯会,是元宵节最美的风景,是我生命中最温暖的记忆。父亲的肩膀,给了我无尽的安全感,不管我走多远,都不会害怕,因为我知道:父亲的肩膀会一直托举我、支撑我。

## 懒态

王景云

懒成一朵云  
瘫在椅子上,喝茶,看书  
花香撩拨我,时不时  
瞥一下窗外  
春风占领了制高点

院里,梨花,李花  
聊得吵闹  
从午间羞怯的粉桃花  
到小鸟归巢的黄昏

太阳肆意,住在春天  
而春天,就在我心里



## 春鸟鸣翠

彭晃

在春天,在乡村,叫醒我的,是鸟,是一只只藏在深山中的春鸟。

这里是丘陵山区,一座座青翠的小山包像猫拱起的背,将懒腰伸向田野中。空气中飘着泥土的清香,每次深呼吸,甜甜的、润润的、淡淡的滋味沁人心脾。退耕还林后,山中冬季尚郁郁葱葱,春来后更如泼黛淋漓,鸟儿投入其怀抱,筑巢引凤,“鸟”丁兴旺。

早起,春山寂寂,躺在床上看青灰色的晨曦流进后窗,鸽群“呼啦啦”地从窗前飞过,随即一声清脆的鸟叫声传入人耳来,顿时清醒不少。突然想到曾读过一句话,“于清晨极静时,听到鸟鸣,令人不敢堕落。”

于是披衣起床,站在走廊上长长久久地听着一声声的鸟叫。彼时横在眼前的山也在顷刻间醒来,墨绿色的山坡间已经长出了许多嫩绿色的新枝,就像是一块块墨绿色的布中间拼接着一块块嫩绿色的布一般。比起山间,田野间颜色拼接的就更为绚丽了。放眼望去,一大片大片的油菜花发了疯似的“黄”,一大片大片的麦苗发了疯似的“青”,一块儿黄连着一块儿青,一块儿青连着一块儿黄,让人眼里心里全是欢喜。

稍稍站定,吸一口饱含草木气息的空气,顿时神清气爽。而此时,鸟儿们也仿佛知道有人在侧耳倾听,此起彼伏的鸟鸣从山涧、树梢、屋顶上传来,似口哨、似溪声、似琴音,更似一曲天籁。

太阳慢慢升起,天空渐渐明朗起来,鸟儿们都出来了,叫得更欢了。不同的角落、不同的鸟儿、不同的声调都在尽情歌唱。高音的、中音的、粗嗓的、细嗓的鸟鸣如各种流派、风格各异的歌唱家,迎着朝霞用力表演。远处的、近处的,天上飞的、田中啄泥的,远远近近有了层次。有的似乎唱着主旋律,高亢激昂,有的像是伴唱,轻盈婉约。欢快之音,弥漫了整个山村。

晴日里听鸟叫与雨日里听大为不同,正所谓晴有晴的好,雨有雨的妙。倘若是晴天,春山空旷,一草一木都看得清晰。一声声的鸟叫从云天外传来,让人只觉得更加空旷。年少时读王维的《鸟鸣涧》,还不曾有“鸟鸣山更幽”的感受,如今听得久了,愈发觉得那一个“幽”是那样的动人,山林的意境一下子就出来了。

若是雨天,就别有一番情趣了。惊蛰前后,雨水颇多,淅淅沥沥的雨声里夹杂着一声声鸟鸣,这声音听着就不是空旷了,而是空灵。一声声的鸟鸣仿佛是抖落了雨水一般,清脆不已。当此际,恰是鸟声最欢的时候,平日里端坐屋内看书,竟感觉所有的雨声都携裹了鸟鸣落到了书页间,顿生春意。

《小窗幽记》里写春鸟:“清晨林鸟争鸣,唤醒一枕春梦。独黄鹂百舌,抑扬高下,最可人意。”山居听得可不独独是黄鹂,亦有燕子、杜鹃、喜鹊、画眉、布谷这些“角儿”轮番登台,好不热闹!

不得不承认,这些山间的鸟儿确实是比人更懂得“春光易逝”这个词的。不信你听,此时山间群鸟正喧嘩,而人间却又有几人在这大好晨光中醒来呢?

## 忙趁东风放纸鸢

曹春雷

广场上,很多人在放风筝。天空中飘荡着五颜六色的风筝。每个风筝下面,都牵着一张或几张仰望的笑脸。这些放风筝的人,有孩子,有年轻人,也有老人。放飞的仅仅是风筝么?不是,放飞的,还有他们在春风里不羁的欢笑,还有一颗颗烂漫的心。

一个冬天了,人们被包裹在厚厚的棉衣下,瑟缩在寒风里,而现在,风不再刺骨,而是柔柔的,是吹面不寒的杨柳风。这样的风,是容易鼓动人的:走吧,脱下棉衣,在春风里,与春天来个热切的拥抱吧。

我不放风筝,只是看。随着风筝,我的心飘到乡下去了。

其实,放风筝最好的地方,是在麦田上。这时候的麦子已经返青,绿意融融,绿得让人心生欢喜。初春的麦苗是不怕踩的,有人家为了夏天有个好收成,还专门在田里踩来踩去,为的就是不让麦苗疯长。

“儿童散学归来早,忙趁东风放纸鸢。”河边麦田里,孩子们齐聚这里,仰着小脸,将风筝放飞出去,有的孩子还未来得及回家,书包还斜挎在肩上,或者放在地头上。风筝大都是简陋的,有些是城里的亲戚给买的,剩下的则是自己糊的。通常是用高粱秸秆做骨架,用纸糊,用颜料涂抹,或者贴上彩画,线呢,则是母亲缝用的线,缠在一个玉米芯上。

风筝虽简陋,但放风筝的快乐却是满满的。欢笑声往往会把河边白杨上的喜鹊都惊飞了,绕树三匝才重新落下。有孩子放着放着,风筝跑了,线依然在手上,便循着风筝飘去的方向,追着追。很多孩子帮着追。追到了,绑上,再放飞。

有时候,太阳快要落下去,村里飘起炊烟了,孩子们还在麦田里,仰着小脸,望着风筝欢呼。有时高兴极了,无法表达,就在麦地里打上一个滚儿。麦苗温柔地承接他们的快乐。家人们不会因为孩子的晚归而斥责他们,就让他们尽情地玩吧,谁让春风这么暖、春色这么美呢?一颗冬日里焦躁的心,也会在此时温柔起来。

母亲会站在村头,远远地看我放风筝。她很容易从众多的风筝里,轻而易举分辨出我的风筝来。因为风筝是她帮我做的,在灯下,一点点地,用浆糊来糊,用针线缝,做成一个鸟的模样——鸟的羽毛,是缝上去的鸡翎。

直到如今,这个风筝,仍然在我记忆的天空里飘飞着。



无边光景一时新 白英 摄

## 漫步春野

路来森

明人张大复曰:“雨后清霁,辄思野步。”其实,何必一定“雨后清霁”?整个春天里,无日不可“野步”。

我“野步”看春天,是从野外的那一片片残雪开始的。立春已过,野外的积雪,就会迅速融化去,只在山沟的背阴处,或者犄角旮旯处,留下一片片残雪。融化的过程,残雪会变暗,暗淡得像一寸寸难以回想的记忆。但我依然觉得它很美,我会走近一片残雪,端详它周围的一切:湿润的边缘,边缘更远处,湿而复干的土地。一切都松软下来,晒干的泥土,留下道道细细的纹理。用手拨弄一下,就会发现,泥土深处,已然有草芽蜷曲萌发,我知道,这些草芽,早已听到了春的呼唤,感受到了春的温暖。

当田野中的残雪,完全融化而去的时候,一些小草的嫩芽就豁然钻出地面了。一小片一小片地簇拥着,近看,鲜嫩一汪,染绿了你的眼目;远看,却只是影影绰绰的,成就的是一幅“远看春草近却无”的浅春景象

等到青草如茵时,田野里的种种野花,也就纷纷绽放了。紫花地丁、苦菜花、痒痒挠

花、露骨嘴、地黄花、野连翘……更多的花,却是叫不出它们的名字,它们遍布一地,纷繁热闹,彼此拥挤着、探望着、顾盼着,色彩缤纷,星星点点,仿佛是大地流淌的快乐的音符,是大地巧笑的媚眼。轻微的花香,在空气中流淌、弥散,引得一些钻出地面的小虫儿,在地面上蠕蠕爬行,或者一些小飞虫在半空中浅浅而飞。煦暖的空气,生发着、涌动着、四溢着,人行田野,扑面而来,想被情人柔软的手抚慰着。

如果春阳正好,眺望远处,你就禁不住眯起了眼。前方,地气上升,在半空中,浮动着、荡漾着,暖然感人;贴近地面,是明亮、飘逸的游丝,是春日迟迟的迷茫……

田野中,野桃花开了。溪流边,会有那么三五株,枝条瘦俏,甚至有点凌乱,可就是精神,就是水灵、朝气。映水而开,花朵疏朗、俊秀,像是一位俏女郎在对镜梳妆。黑石峭壁上,也许会生长着一株桃树,一些根还裸露着,枝条,更瘦,瘦成一种岩石般的硬度;那花,也开得小,开得硬,可每一朵花,都像一粒愤

怒的珍珠,散发出莹莹的光亮,洋溢着执著的气质。

桃花开的时候,也正值清明前后,“啃青”的牛羊,被牵到田野中了。

牵牛的,多是孩童或者老人。孩童调皮,会扑棱一声,骑到牛背上,尽管黄牛摇晃脑袋,耸动身体,还是脱离不了孩童的抓力,牛背坐稳,便吹起了手中的柳笛,所谓“牧童骑黄牛,歌声振林樾”,情景仿佛。老人静,手中牵着的黄牛也静。牛啃饱了,就会卧在地上,口却不会停下,它在反复地咀嚼,咀嚼春草,也咀嚼春风。

清明过后,春愈深。春雨就多起来了。一场春雨一场暖,天,也就愈加煦暖起来。大地,浮漾着一种暖煦煦的温情。

夜雨初霁,早晨,太阳升起,你若站立在田头边,就总会看到土地上升起的水汽,淡雾一般,蒙眬在土地上空,丝丝缕缕,游逸不定,像神女舞起的襟纱,柔婉曼妙。那是一场春雨,赋予春天的一腔柔情;是一场春雨,赋予春天的水韵。

在春雨的滋润下,土地,彻底酥软了,泥土的气息,在整个春野,弥漫开来。